

清文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Z424.9

19

:83

八十三

加目錄

清文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增城東記

方彥聞大令藏書樓帖跋

雲吟山房詩鈔序

漢魏六朝隋唐地理書目考證叙錄

菊花賦

西湖賦

湯成憲

西溪遊記

論策應越南事宜

海防議

玉刻十三行跋

姚梅伯藏三體閣

續寶治通鑑長編

萬貫古今

樂府詩集序

答袁廉良書

增補

六五

六一

五六

三九

三一

二四

〇八

二八

三一

二八

〇八

二八

三一

二八

〇八

二八

三一

第八十三冊目錄

秦綰業	一
答裘葆良書	三
樂潛堂詩詞全集序	八
禹貢古今注通釋序	一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跋	一五
姚梅伯藏三種蘭亭跋	一八
玉刻十三行跋	二〇
海防議	二四
論策應越南事宜	三一
西溪遊記	三五
湯成彥	三九
西湖賦	四一
菊花賦	四四
漢魏六朝隋唐地理書目考證叙錄	四六
雲吟山房詩鈔序	五六
方彥聞大令隸書楹帖跋	六一
遊城東記	六五

莊受祺	七一
示大兒怡孫	七三
與何子貞編修書	七七
瀛環志略序	八六
算鐙課讀圖序	九〇
湖北兵事述略	九五
戴鈞衡	一三一
與唐明府言災事書	一三三
擇山長	一四五
書劉敬傳後	一四八
藏書籍	一五一
龍啓瑞	一五五
致馮展雲侍讀書	一五七
復閔鶴子書	一六〇
古韻通說自序	一六三
論知人	一六五
論取人	一六七

論用人	一七一
論得人	一七五
論理財	一七八
經德堂藏書錄自叙	一八一
古韻通說總論	一八三
馮志沂	一九七
敦夙好齋續集叙	一九九
蘊聲詩略序	二〇二
敦良吉齋詩叙	二〇五
余小頗先生詩序	二〇八
無喧亭記	二一二
琴泉亭記	二一四
黃道讓	二一七
嚴延年劾霍光論	二一九
宋高宗論	二二四
陳錦	二二七
答夏子松鍾荏山兩太史問治河書	二二九
張秋軍次答翁叔平同年治河書	二三二
徐時棟	二三七
與及門劉藝蘭書	二三九
尚書逸湯誓考序	二四二
尚書逸湯誓考後序	二四六
呂氏春秋雜記序	二五〇

周茹香六十壽序	二五四
跋熹平石經存字	二五九
跋舊揭虞恭公溫彥博碑	二六一
再跋舊揭虞恭公溫彥博碑	二六四
結說	二六六
瞿元霖	二七三
越南貢象記	二七五
水月林記	二七八
尹耕雲	二八一
籌夷疏一	二八三
京師本計疏	二九一
請授曾國藩爲欽差大臣以援湖北疏	三〇一
請查捐輸積弊停止抽釐疏	三〇六
致張朗齋翼長書	三一〇
許州葉硯農刺史重葺平園記	三二三
卜起元	三一五
上揚威將軍書	三一七
上姚石甫先生書	三二一
上陝西巡撫林少穆先生書	三二五
上廣西姚按察嚴兵備書	三三三
上曾相國書	三三九
請劍圖自序	三五五
慎獨論	三五九

固本論	三六二
屯田議	三六六
屯田議二	三六九
救時切論	三七二
周壽昌	三七七
孔廟禮器圖說序	三七九
皇朝中外輿地全圖序	三八一
送左侯相入覲序	三八四
魏默深遺文	三八八
兩江總督陸公小傳	三九七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毛文達公 神道碑銘	四〇一
祭曾文正文	四一〇
華翼綸	四一三
答鄒鍾泉中丞書	四一五
選舉論	四二〇
張繼庚	四二三
致祁公子書	四二五
上向帥書六	四四四
沈際昌	四五三
請毀殘寺說	四五五
任重光	四五九
請以積穀賑饑議	四六一

舊章爲敝政議	四六五
稟毛帥建倉積穀並出境剿捻狀	四六九
上毛帥書	四七二
三上毛帥書	四七五
上張中丞爲民請命書	四七九
論察吏安民稟復吳中丞	四八二
答鄒漢源大令書	四八五
訓子家書之八	四九〇
火藥必遵古製說	五〇〇
剿賊臆說	五〇五
兵勇宜分等第說	五一四
朱琦	五一七
周易述傳序	五一九
詩經大義後序	五二二
小清閨閣詩序	五二六
妙香軒集唐詩序	五三〇
李竹朋詩序	五三三
楊忠愍公獄中諭子墨蹟書後	五三六
崑山顧亭林先生祠記書後	五三九
書北宋汴學篆隸二體石經記後	五四二
讀貨殖傳	五四五
讀酷吏傳	五四九
孟子說一	五五三

孟子說二	五五六
辨學上	五五九
辨學中	五六四
辨學下	五六八
自記所藏古文辭類纂舊本	五七二
孫衣言	五七七
丁松生書庫抱殘圖序	五七九
琉球詩課序	五八二
跋張虎文父子詩集後	五八四
書王阮亭古詩選後	五八七
書海峰姬傳所閱古詩選後	五八九
跋抄本吳彥匡花史後	五九〇
跋宋徽宗草蟲畫卷	五九三
杓栢花館記	五九四
放翁生日燕客記	五九七
紫陽書院景徽堂記	六〇〇
王拯	六〇三
贈畫者王友珊序	六〇五
周平王論	六〇七
遊百泉記	六一一
陳將軍義馬贊	六一五
吳棠	六一九
勸諭淮海各屬築圩保衛示	六二一

近思錄跋後	六三一
刊史記三國志札	六三三
李榕	六三五
代曾侍郎請罷團練疏	六三七
上曾節師	六三九
復熊燮臣大令	六四一
致趙元卿給諫	六四四
致喬彥康	六四七
曾文正公家書序	六五〇
問漢學宋學異同得失	六五二
老子管子荀卿韓非治術不同論	六五五
杭州常平倉叙	六五七
杭州海潮寺碑	六五九
自流井記	六六一
梓潼守城記	六六六
杭州新開北橫河記	六七二
馬徵慶	六七五
上合肥相國書	六七七
堯典九族解	六八七
郊社禘嘗解	六九一
方濬頤	六九九
答友人問東林始末書	七〇一
桂之華軒文稿序	七〇七

兩淮鹽法議上	七一〇
兩淮鹽法議中	七二〇
兩淮鹽法議下	七二八
文論	七三四
本論	七三九
臺灣地勢番情紀略	七四四
淮軍平定臺灣番社紀略	七五三

揚州育嬰堂記	七六三
蜀中四井記	七七一
蘭州冰橋記	七七五
徐剛毅公傳	七七八
關忠節公傳	七九七
王石臚先生傳	八〇四

秦緡業

秦緡業（一八一三——一八八三）字淡如。江蘇無錫人。官浙江鹽運使。善書畫，有《虹橋老屋遺稿》。

答袁葆良書

葆良茂才足下僕少而出游鄉里才俊罕識其面然未嘗不聞而慕之前見足下所爲文以爲得望溪方氏之傳國有顏子而不知良用爲愧方擬旋里奉訪乃辱足下先之

鹽軍封。善書畫。有《破齋詩墨戲齋》。

秦瞻業（一八一三——一八八三）字亮岐。五蕪無鹽人。官沔五

秦瞻業

學秋官楊子經之學蘇長洲汪琬之學歐晉未滿人意及
 嗣與甫晤風狂翼朱佛烈捕捕與飲贈門善數案久愈何
 而佩山天家勳資策士廉擢巡撫給錢元壽與謝世陳古
 激促意不辭最與柳巷會茲謝英玉由仙遊歸又出迎重
 其才似然烟丸事尚屬輒語將平是學藩博博至本縣也
 益本榮應應翁儲財獻前最餘餘崇昌藩而烟顯派妹東

葆良茂才足下僕少而出游鄉里才俊罕識其面然未嘗不聞而慕之前見足下所爲文以爲得望溪方氏之傳國有顏子而不知良用爲愧方擬旋里奉訪乃辱足下先之

以書推許過當爲之面發赤者累日。然僕之從事於斯，不可謂不久。既承下問，殷殷苟寸有所知，何敢不爲足下告。夫文無所謂古今也。自六代波靡，昌黎韓氏起而振之，始有古文之目。子厚習之，差可驂靳。孫樵杜牧已弗能及。朱初亦染晚唐餘習，惟穆伯長始知宗昌黎，而歐陽永叔集其大成。然歐氏專尙風神，語涉平易，學者相沿至今，退之嫡乳竟不復見。其時若曾之樸茂，王之峭折，似反出歐上。而眉山父子頗有策士氣，固瞠乎後矣。元有虞伯生，明有歸熙甫，皆足弁冕一代。熙甫沈浸於龍門，善道家人瑣屑事，尤爲獨絕。至

國初甯都三魏之學蘇長洲汪琬之學歐皆未滿人意及桐城方氏出通漢宋儒之驛擷歐曾氏之精始卓然爲本朝一大家其後劉才父繼之姚姬傳又繼之皆桐城人也世遂以古文歸桐城而數十年來間有空疎不學之輩自託於桐城一派故羣相詬病不知惟淵博若胡天游汪容甫龔定庵或能別樹一幟昔袁簡齋有一代宗工才力薄望溪文字阮亭詩之句簡齋詩文不足望王方肩背所謂蜉蝣撼樹徒見其不自量已姬傳爲先侍郎執友僕未及見其門有梅伯言方植之管昇之姚春木諸君方管皆未識得交其弟若子春木僅一通問而道光中年數客京

師伯言固常相過從而在師友間者也望溪姬傳之文本於經伯言獨本於子其精到處頗能闢昌黎門徑先見拙文一二過加獎借後錄呈二十餘篇則少可而多否復質諸邵位西雖少寬假而於語多現成意涉凡近者所甚不取則一也當時僕方應舉後則奔走衣食遭逢喪亂此事廢棄日久而舊稿亦無復存矣梅邵旣前沒繼之者蓋寡吾鄉若張端甫侯子勤皆伯言弟子死已二三十年又新喪季懷姚臣諸子固無所成就而吾道益孤今幸得足下其欣喜企慕爲何如哉昔人有言使昌黎不受諛墓金但爲原道平淮西碑等篇其文當更高千古而震川集中壽

文多至數十百首，尤爲識者所譏。蓋文以載道而始尊，若有意爲文，及以文人自命，皆不足觀。而文之不工者，勿論矣。來書言文章之輕重，亦視乎所以爲之者，而世或以文爲藝，斯妄耳。云云，是已得爲文之旨。又何待乎僕言？況僕近日所爲，大半率率應酬之作，又無若伯言位西諸君子可就正。方欲盡焚之，未敢問世，又何以益足下哉。

（清光緒十五年刊本《虹橋老屋遺稿》卷一）

樂潛堂詩詞全集序

余十餘歲時聞邑中所推爲詩家者必曰趙君趙君於是知有良甫先生而未識後以詩就正始識之長身鶴立豐頤修髯固一偉丈夫也此在相法宜貴且當時名公鉅卿類多知先生才爭欲羅致門下而先生竟以明經終年五十餘猶低首入舉場亦可悲矣嗟乎世際承平人重科目士不得以他途進懷奇抱璞老死牖下者何限軍興以來衆流雜遝天下之士莫不奮袂抵掌效死戎行參與帷幄或且短衣匹馬從健兒之後殺賊立功以一諸生不數年

而致身青雲比比皆是豈非彼一時此一時哉雖然功名顯於時而文采無可表見卒亦草木同腐惟有著作傳於世者身死而名存焉如先生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邑中之言詩者猶必曰趙君趙君其他達官貴人未之有述也顧世之人猶不願以身前之富貴易其身後之聲名不亦慎乎先生本吳江人其尊人司鐸吾錫遂家焉少從楊蓉裳先生游與顧蒹塘蘭厓徐廉峰楊伯夔齊名刻有同岑五家詩鈔後又有平良仄良之目平良謂曹按察楸堅仄良謂先生蓋以兩人皆字良甫而趙曹音又相近也先生詩鏗鏘發金石浩灝吞雲夢有不可一世之概微特顧曹諸

君瞠乎其後，卽蓉裳先生亦當讓出一頭焉。先生嘗自編其詩詞曰《樂潛堂二集》者六卷，《菊潛庵賸稿》者三卷，《飛鴻閣琴意》者二卷，而初集顧未刻。令子守純取同岑詩鈔以補之，蓋亦成先生志也。其版舊藏於家，後一遷杭州，再遷涿涇，上海，或遇亂，或未遇亂，卒得無恙，豈非先生之精神才氣有不可磨滅者存，而神靈若爲之呵護，與守純以版片少有闕佚，復加修補，而乞言於余。余齒少先生三四十歲，才亦霄壤，況古人一書不兩序。今既有孫顧朱章之序矣，又奚取余文爲？然遭逢喪亂，老輩彫零，其能知先生生平而曾相唱和者，惟余在耳。且蓉裳蕪塘諸集悉遭焚燬，